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
“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

即使你不爱周杰伦，也一定或多或少对这些歌词有印象，兴致来了，想必也能跟着哼唱几句。而方文山，就在这些你并不陌生的字句中。

周杰伦将他称为传奇：“创造经典中国风歌词的传奇”。的确，拥有古典诗词格律修养的人有很多，能写出脍炙人口的流行歌词的词人也不少，但能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人，近十年的台湾乐坛，却只有方文山。一首《青花瓷》，一个古典中国跃然纸上，色白花青的莹润，婉约仕女的飘逸，其肌肤与灵魂在他笔下被描绘出来了。他写一句一伤的黯然倔强，也写稚嫩人儿的小小誓言，是他，将中国风变成流行音乐，用意境与性情，去书写大多数人的情感秘密。

中国风歌词的流行，不是偶然。他的字里行间，都是人们相爱的模样。

文：香港文汇报记者 贾选凝
摄（部分）：彭子文

■台湾著名填词人方文山。
彭子文 摄



一字一句总关情：

方文山的中国风世界



■方文山在香港大学演讲。



彭子文 摄

■讲座吸引很多师生前来捧场。

彭子文 摄

“一句一伤，无话可讲，你坐看缘分了断。”在《一句一伤》的MV里，方文山将每一句歌词用书法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断重复的氤氲墨迹，是对“中国风”主题的最好注脚，配上歌手刘力扬乾淨空灵的声音，要不记住这首歌也很难。简简单单的一组概念，就传达出方文山对待中文的态度——“某种程度而言，汉字本身已是绘画，”具有绘画般的线条美感。

的确没有哪种西方文字可以媲美汉字的神奇，转腕走笔间写成书法，让人赞叹不已。汉字本身，已具有令人欣赏的价值。而这样的文字，自然担得起自成风格的歌词。

诗与词的秘密

方文山的歌词被人们标签为“中国风”，那究竟甚么是中国风？

他说，那是在创作概念与方向中进行混搭。

写流行乐歌词，和诗词创作截然不同。中国的古诗词格律全部都可以入乐，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但凡成诗，就有平仄要求，因而古时的诗本身就有音乐性。即使放下课本很多年以后，那些幼时背过的唐诗宋词还能琅琅上口。但白话新诗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文词不再易记，创作的体例也趋于自由而不再要求韵脚工整。有能力欣赏诗词的人增多了，但诗与歌之间的连结却被破坏。

现代诗不再注重音韵旋律，但歌词却不一样。作为词人，方文山深谙这一点，写歌词是让听者先有听觉，才会有记忆。

而有生命力、能让人记住的歌词，则意味着要被很多人传唱。这同时意味着歌词要与生活中的你、我、他相关，否则辞藻即使再华丽，也不会令人感动。方文山的词，之所以让人在情感上有共鸣，正因为字里行间，他会用人称代词，讲着每个人都熟悉的故事，用着每个人都熟悉的称谓，这就是流行歌词的秘密。

诗歌可以出现大量的意象与隐喻，譬如枯叶代表寂寞、树叶代表乡愁，但歌词的情感线索却一定是最具象的人称。辞藻与技巧可以不断润色，而要听者投入情绪，首先要以最亲近他们的形式去进行。

他写周杰伦的成名曲《爱在西元前》，一开头，“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摩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距今已经三千七

百多年”，听来就像是史书上最常出现的枯燥句子：“公元XXX年，贪官污吏横行，民不聊生……”但下一句，就人称跳转，“你在橱窗内，凝视碑文的字眼，我却在旁静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歌者与听者的时空，转瞬被拉回，犹如在你耳边的亲昵呢喃。

写流行曲，其实就是写人们情感的最大公约数，写大多数人遇到的情感状况。方文山说，流行歌词就是和一般人产生关联。“臭氧空洞、月球轨道偏离、关怀少数民族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但和一般人的生活关系不大。”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显然不是这些，而是情：爱情、友情、亲情。

诗人可以凭吊乡愁、痛惜种族灭绝，可以写和人们生活不那么相关的事，但作词人不可以——大多数人不开心时抒发情绪的出口，是去唱K，而不是拿出一本诗集朗诵，所以写歌的人，必须要和听歌人的日常生活有互动。这是“诗”与“歌”在这个时代完全不同的创作语法。诗是诗人眼中的世界，但歌词则是众人眼中的世界，所以会被要求、被修改，去配合唱片。

方文山说，诗人服务于自身的情绪，而词人则要服务别人。“服务歌手，企划、旋律、专案，所以大多数时候，创作是被动的。”诗是自由的，但它寂寞，和人产生的情感交流也有距离。词正相反，它不寂寞，它能令写它的人，获得成就感。

实力与机会缺一不可

作为一个具有极高辨识度的创作者，方文山因写了大量东方式、具古诗词色彩的歌词而深入人心，他将之称为“不可替代性”。在某一领域中创作出自己所谓的色彩与风格，需要长期专注创作，“这样才会被聚焦，人们才会对你有印象。同类的创作，才会主动找上你。”

所以我们听周杰伦的歌曲，会听到大量“方文山式”的歌词：《青花瓷》、《烟花易冷》、《菊花台》，有些是先有故事，写好副歌，再起歌名，有些则是先有歌名，再有整首词作。《青花瓷》就是名字先行的例子。“一开始找一件象徵爱情神秘的器皿，就起名《青铜器》，但觉得听起来不优美，太暴力，又想是不是可以叫《汝窑》——那种天青色的质感，但名字听起来又太冷僻，不够通俗。”

就像创作电影脚本要花大量功夫一样，在搜集无数资料以后，方文山找到了“青花瓷”这个最契合的歌名。靛蓝天青的色，与歌中的情感浑然一体。天青色的美丽天空，在等一场雨，而我，在等你。

歌一问世，红透华语乐坛，触动万千人的心。

再譬如早期的《七里香》，先有歌词内容，之后再搭配歌名。“七里香的花香很美，有台湾特色。”诗人席慕容也曾以诗歌颂咏它的浪漫香味，诗里纷飞的章节，院里的落叶，思念的季节。你几乎能读出，这首歌创作时的清新状态。在雨夜、亲吻、稻穗、纸上，来来回回。创作就像和自己对话，也许它很孤独，但它又能实实在在地击中人心。

早年方文山有句座右铭被广为流传：“机会比实力重要”。乍听上来极易被曲解，但其实这句话还有后半句：“实力不够的时候，肯定会失去机会。”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并非老生常谈，而是每一个成功者都实践过的路径。其实方文山真正想表达的是，在具有同等才华的条件下，谁先得到机会，就意味着谁先得到曝光的舞台。会唱歌的人有很多，他本人也见过很多歌手，但不代表他们会唱歌、有机会发唱片，就可以走红。缺乏足够的个人积累，即使被幸运之神垂青，最多也只是“一个歌手”。

机会能否留在一个人身上，要看他之前的积淀有多完备。有准备的人，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便能把握住，绝不让其流失。方文山就是这样的人，而1997年的吴宗宪，就是他在作词之路上牢牢抓住的机会。方文山和周杰伦同期被卷入吴宗宪麾下，分别专攻作词与作曲。当周杰伦的曲渐渐炙手可热，广为流传时，只有方文山巧妙细腻的词，能与之完美配合，于是两人成为绝配，一举成名。

而当年他抓住这个机会前的准备工作，是写了一百多首歌词，将其装订成册，做好索引，毛遂自荐到各大唱片公司和音乐人手中。后面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吴宗宪是唯一有回应的人，正是这个回应，成就了后来华语流行乐坛的第一词人。

方文山说：“是我做好了准备，宪哥给了我机会，所以我就留在了流行音乐圈。”上天对他抛出了幸运的橄榄枝，而他，将其抓住了。

方文山 精彩歌词欣赏

《一句一伤》

作词：方文山
作曲：关大洲
编曲：屠颖

要多少斑驳 青苔才会入墙
多少雨你才会 撑起纸伞

落花再亭外 又依稀了几番
流水送走呼唤 我不忍想

风惊扰河岸 也唏嘘了垂杨
你低头唏嘘了 那些过往

夕阳映屋檐 斜照木格子窗
悠然的旧时光 我却黯然

一句一伤 无话可讲
你坐看缘分了断
当意念已转 再多遗憾
也只是空谈

一句一伤 无话可讲
我起身安静拈香
我停止想像 你的模样
闭上眼倔强

《小小》

原唱：容祖儿
作词：方文山
作曲：周杰伦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
用充满乡音的口吻
跳过水坑 绕过小村
等相遇的缘分

你用泥巴捏一座城
说将来要娶我进门
转多少身 过几次门
虚掷青春

小小的誓言 还不稳
小小的泪水 还在撑
稚嫩的唇 在说离分

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
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
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
为戏入迷我也一路跟

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
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
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
小小的我 傻傻等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青花瓷》

作词：方文山
作曲：周杰伦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 走笔至此搁一半

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
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你的美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隶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 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
临摹你细体落款时却惦记着你
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
极细腻 犹如绣花针落地

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
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
在泼墨山水画里 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瓶底书隶隶仿前朝的飘逸
就当我 为遇见你伏笔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晕开了结局
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
你眼带笑意



■元代青花鱼藻纹大罐。